

楔子 跟我回家吧

春日暖暖，一輛滿載著糧作的馬車緩緩駛進葉氏義莊。

六歲的葉蕙用崇拜的目光抬頭仰望著身旁的父親，以一個古代人來說，她爹真可說是經商奇才，家中經營的作坊、暖房、果園，樣樣賺錢不說，父親掌握農事上的獨門祕法，更是讓她這個從現代社會穿越來的農產專業人士高看好幾眼——當然，跟她比起來，她爹的實力還是小輸她一截，不過無所謂，在這個時代裏已經十分夠用了。

更重要的是，儘管家財萬貫，她爹卻不吝嗇，出錢辦義莊，救助流離失所的困苦百姓，此舉並不是沽名釣譽，因為義莊掛名的主事者甚至不是父親，而是族長，只是族裏理所當然把義莊打理之事都丟給父親，父親出錢出力，外人卻都只道葉氏一族的好，沒人知曉父親付出的心力。

她很看不慣族人的做派，不過爹爹都沒說什麼了，她一個小丫頭片子更沒有置喙的餘地。

「爹，你每一年都送這麼多米糧來，那不是少賺很多錢嗎？」父親將自己從馬車抱下來的時候，她問了這麼一句。少賺錢沒關係，好名聲還都便宜給別人，要她說，她寧願把錢都省下，也不要肥了旁人。

葉天成將女兒放下地，捏了捏她的小俏鼻，取笑道：「才多大的娃兒，就知道賺錢啦，小財迷！」

葉蕙笑道：「哎呀，我是怕爹爹把錢都花光光，以後要怎麼養弟弟。」

聽到「弟弟」兩字，葉天成眼神黯了黯，妻子文氏自從生下蕙兒後便無所出，這幾年來肚皮毫無動靜，文氏可說比他還急，一直逼著他要納妾，前陣子還讓牙婆領了些白淨的丫頭來給他相看，要不是蕙兒當晚哭鬧不休、夢魘起來，文氏直覺是買下的丫頭和女兒相沖，此事才不了了之。

葉蕙見著父親的神情，大抵也猜到他所想。嘖嘖，還真沒見過像她父親這樣的癡情種呢，完全不像她本以為的古代種馬，古代男人不都是講求開枝散葉、多子多孫多福氣嗎？像她爹這樣只守著一個女人過日子還真是不容易。

其實她也清楚她爹「不好女色」的心結，她是胎穿來的，還在襁褓期間大人們講話根本沒防她，總之就是她的祖父當年是出名的大色胚，家境小康而已就娶了四房姨娘，祖母卻又是個醋罈子，鎮日裏想些害小妾小產之類的把戲，小妾吃了虧想盡法子害回來，鬧得家宅不安寧，她爹也成為箭靶，吃盡苦頭。總之她爹娶妻後，祖父母相繼因病去世，爹爹就下定決心，怎麼說都不往自己後宅擺進女人給自己和妻子添堵。

唉，真希望自己未來夫婿有她爹一丁點的專情就夠了……等等，自己才幾歲就在懷春想老公，要是被人知道了豈不是羞死人了，說來慚愧，自己在上一輩子可說是戀愛經驗值掛蛋的標準剩女。

搖搖頭甩去思緒，她連忙又道：「爹爹，不怕，等蕙兒長大了，幫爹爹賺錢養弟弟。」說著還拍了拍胸脯，做出一副保證貌。

葉天成被女兒逗笑了。他這女兒呀，打小就貼心懂事，不過她今兒個這番話倒讓

他起了另一番心思，萬一他和妻子這輩子只得蕙兒這個女兒，不能不為蕙兒多多打算……

進了義莊，葉天成指揮著下人搬運米糧，熟門熟路的葉蕙自個兒四處逛逛，義莊這裏格局也簡單，幾座廂房裏都是通鋪，收留些無家可歸的人，很多人都讓她爹爹安排到各莊子上幹活，或是要離開自行過活也行，並不勉強，葉天成從不圖回報。

走到馬廄後頭一塊空地時，葉蕙冷不防看到一名面生的男孩子拿著根樹枝在沙地上寫寫畫畫，一臉苦惱的樣子。

「子曰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……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、患……到底患什麼……」

「患不知人也。」葉蕙笑嘻嘻地開口，「你在背書嗎？我爹剛請了夫子來給我開蒙呢，夫子前些天剛教了《論語》，我很不想背，女孩子家又不能上場應試，背這些文謏謏的東西不知幹麼？」不過識字她倒是樂意的，識了字的話看起閒書來才名正言順不是。

「對，就是患不知人也！」男孩興奮的一擊掌，看向葉蕙，剛要開口問她是誰，忽見馬廄那邊一陣騷動，一頭耕牛發了狂似的往他們的方向衝過來！

葉蕙當場呆住，壓根沒想到要跑，電光石火之間，就見那小男孩撲身過來，推了她一把，自己卻來不及閃避，一邊牛角劃過他單薄的身子，鮮紅的血噴了出來——接下來一陣混亂，大夫來了，大人們急急奔走，她爹心急如焚，一方面問著義莊管事這小男孩的來歷，一方面又擔心女兒癡癡傻傻的樣子不對勁。葉蕙聽著大人們說，這男孩叫「常勝」，今年才九歲，是上個月被送來義莊的，說是早沒了親人，誰知命這般苦，才過上幾天舒適日子，就遇上這種禍事。

事後，葉蕙聽到大人們說，這頭牛是發情了，正躁動不安，不知讓誰幾鞭子一頓打下去竟發瘋起來，衝破年久失修の木柵欄。

她守在常勝床邊不肯離開，也不肯吃東西喝口水，葉天成心想女兒被嚇壞了，摟著她軟聲勸哄一番，一再保證大夫很厲害，不會讓常勝死掉，小丫頭才「哇」一聲大哭出來。

雖然她幼小身軀裏藏著的靈魂是成年人沒錯，但她過往的生命裏，從沒遇上過這樣的事，一個堪稱陌生人為了救她，弄得命快沒了，要知道這可是醫療不發達的落後古代社會啊，隨便什麼細菌感染都能要了人命，要是害人家死了，她心裏怎麼過意得去，一生愧疚到極點。

連著幾日，葉蕙都纏著父親帶她來義莊看常勝，常勝發起燒來，囁語著說要娘，葉蕙眨巴著淚眼，握住他的手跟他說：「我的娘分給你，你趕快好起來，我帶你回家，我爹和我娘人可好了，不會再叫你吃不飽穿不暖的。」

常勝燒退了，葉蕙跟他說要他跟她回家，常勝瞅著她，問：「我在義莊也吃得飽穿得暖，為什麼一定要去妳家？」

葉蕙一股執拗勁犯上，她是那種不喜歡欠人或佔人便宜的個性——當然，別人也別想讓她吃虧就是了。「你若是願意讀書寫字，我叫我爹教你！」

許是能讀書的誘惑很大，常勝沒考慮太久便點頭了。

葉蕙去央求她爹，「爹，咱們把常勝帶回家好不好？你不是常說，好人會有好報，他救了我是大好人，咱們要好好報答他……蕙兒想要個哥哥，爹，你就讓常勝當蕙兒的哥哥好不好？」

葉天成若有所思的看著女兒，「爹倒不想讓他當妳哥哥，或許……」

「或許什麼？爹，當什麼都好，總之，常勝跟我們回家是跟定了！」

當時她不知道，常勝並不想當她的哥哥，而是……葉家小廝。

多年來，她發覺常勝這個人倔起來比她還厲害，說什麼都不肯以個主子或是客人的身分自居，情願當個跑腿的小廝，跟在她爹爹身邊打轉，她沒法子，只得由他去，兩人平日的交集並不多。

只是當幾年過後，她遭逢家變，慢慢發覺，原來當初爹爹沒讓他當哥哥，竟是他當未來女婿養？

第一章 喪父之夜

葉蕙冷冷的看了看靈堂裏七嘴八舌的族人，又略帶憐憫和心疼的瞧了瞧自己那淚流滿臉的娘，心頭的怒火越來越旺，還有個聲音在腦海中怒喊道：殺了他們，殺了他們！爹爹屍骨未寒，他們便想從孤兒寡母手裏搶奪家產，殺了他們！

這一幕幕，跟她上一世還真像。

那時的她，早早失去了父母，靠著自己的倔強和一雙手，勤工儉學地支付著各種費用時，所謂的親人都在哪裏？哈，不能說他們不曾出現過，他們也來謀算父母留下的一點點遺產呢。

等她畢業後白手起家，用了六七年時間建立起一座頗具規模的農場果園，卻突然檢查出身患絕症，那些親人又來哭喊道：妳是我最親的姪女啊，妳是我最親的表妹呀……

就是這些「最親近」的人，為了搶奪她的家產，一把將她推進了地獄；她本想，有那一世也就夠了，誰知穿越到古代的這一世又是如此！爹爹才剛亡故不滿三個時辰，這些族人得了消息趕來，先是裝模作樣的哭了兩聲，接著就理直氣壯地跟她娘說起家產充公的事，親情竟然是這麼涼薄的東西！

「我爹爹的遺體可還帶著餘溫呢！」葉蕙掏出帕子來給她娘擦了擦眼淚，冷冷的看向堂前眾人，「你們迫不及待的這麼做，莫不是想叫我爹做了鬼也不得安生？」

「妳這丫頭怎麼這麼說話呢？」接話的人叫葉天祁，四十來歲，她該稱呼對方一聲三堂伯。「妳爹是去世了不假，可我們若不早早談好這件大事，豈不是更叫他閉不上眼睛！」頓了頓，露出個不以為然的表情，「難不成妳們娘倆……便能打理好妳爹留下的鋪子、作坊和園子？」這句話已經是極為不屑的嘲笑了。

靈堂內的應和聲立刻此起彼落，而那道最大的聲音說，莫說葉氏家族，任何姓氏的族裏都有這個規矩，只要哪房無子，家主去世了之後，大半家產就得充公進族裏，產業亦歸族人打理，以免這一房後繼無人，家主死不瞑目。

「我們早些跟妳娘談好這事，也省得妳爹留下的產業荒廢了不是？」一個六十出頭的老者清了清喉嚨開口，這是葉蕙父親葉天成的二伯葉之毅，亦是族中德高望

重的長者之一。「至於妳們娘倆的日常開銷全由族中供給，絕不會叫妳們孤苦無依就是了。」

葉蕙的娘文氏聽了這話，先是身子一抖，隨即輕輕拉了下女兒的衣角，葉蕙伸手握住她娘的手，溫熱而堅定的力道傳來，讓文氏像抓住浮木般也緊緊握住女兒的手。

直到文氏不再顫抖，葉蕙才大聲道：「二伯公和三堂伯說的話都在理，何況又有族規在，晚輩不敢違背，只是晚輩想跟眾位長輩打個商量，待我爹過了頭七再談此事可好？長輩們也都知道，我家沒有男丁，若叫我們娘倆一邊談著大事，一邊給我爹辦喪事，未免有些應接不暇不是？」

「族長堂伯半個時辰前派人來過，還與我娘商議過繼他家小十七的事情，我娘實在悲痛過度，連句整話都說不出，並不是誠心不回答眾位長輩的提議呀！因此我才覺得，不如一切都待頭七後再說，各位長輩說可是這個道理？」

眾人聽到族長竟派人來過，還提議要文氏過繼他家小十七，立刻炸了鍋，還是葉之毅連聲清了清嗓子，又將茶碗蓋磕了幾磕，眾人方才安靜下來，他裝模作樣的捋了捋鬍子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那就等老十六的頭七過了再說吧。」老十六是葉蕙她爹的大排行。

葉蕙心中不免一陣竊喜，面上卻還是一副悲戚的模樣，含著滿眶的眼淚跪在蒲團上，可憐巴巴的望著眾人。

族人們自然也不好再說什麼，二老太爺都發話了，若還是一心反對，豈不是顯得自己太別有用心？再者，族長還有別的心思呢，他們若非得在今日要個說法，顯然是不能如意，弄不好還得給別人做了嫁衣。

於是這些人在葉之毅的帶領下說了幾句節哀順變的場面話，魚貫離去了。

直到最後一個人的身影消失在靈堂門外，葉蕙這才鬆了一口氣，隨即緊張的問文氏道：「您方才可是要與他們說，您肚子裏已經懷上弟弟的事？」

文氏的眼淚刷地流了下來，「他們都逼上門來了，娘若是不將這事告訴他們，等妳爹頭七一過，咱們家還能剩下什麼？」

「娘糊塗！」葉蕙語氣略帶責備地道：「您既然知曉他們都迫不及待地要分咱們的家產了，還敢告訴他們這事兒？爹的喪事還要辦好些天呢，萬一哪個背後給您下個絆子，您受得了？」

她爹眼睛才閉上，家裏的下人已跑了大半，方才這一群族人蜂擁而至，又嚇跑好幾個，因此眼下這靈堂裏除了她們母女並沒有旁人，不過這樣反而正中她的意，否則她也知道哪個下人值得信任，哪個又是不可靠的，如此去了糟粕，她反而省心。

可她還是小心地往外張望兩眼，這才低聲道：「爹爹前幾個月知曉他身子不好時已經給咱們母女留了後路，我說的那個頭七之後不過是緩兵之計，您儘管安心便是。」

文氏的眼淚根本不曾斷過，聽了女兒這話，淚水更是流得兇了——那個冤家是嫌她太軟弱太沒主意了，寧願將後事交代給十二歲的女兒，竟也不告訴她，虧她還

在心底埋怨他狠心，眼一閉腿兒一蹬說走就走，也不為她們母女打算一二。

想是這麼想，文氏的委屈傷心還是多於埋怨的，於是也不問問女兒，丈夫留的到底是什麼後路，兀自哀哀的啜泣起來。

時近半夜，靈堂裏的燭光慘白慘白的，有風吹來，那燭火悠悠晃晃、將滅不滅，白色祭幛亦是上下翻飛，再加上文氏哭得淒慘，也怪不得方才那些族人誰也不敢多停留片刻。葉蕙並不勸她娘節哀，雖說文氏是個孕婦，可是她爹才剛剛閉了眼，不叫她娘哭也不是個理。

她站起來活動活動跪麻了的雙腿，緩緩朝靈堂外走去。

靈堂外的各處屋子裏，似乎比靈堂裏還亂，想必是偷跑的下人將每間房都翻了個底朝天。葉蕙嘆了口氣。多虧她爹前幾日便囑咐她將各處珍貴的擺設都撤了，用三把大鎖鎖在庫房裏，只是……若她與爹爹設計的那個退路行得通，庫房裏那些沉重的大箱子又該如何掩人耳目的運出去？

她娘文氏的娘家離得太遠了，根本借不上力，她爹又是千頃地裏一根獨苗兒，沒有親叔伯讓她依靠，家中的下人更不用提，能跑的全跑了……唉，難道她只能帶著縫在中衣裏的銀票和另一處戶籍，攜著娘親跑路？

她實在不甘心啊！庫房裏不說別的，只說那幾幅字畫和幾本古籍，至少也要值個幾千兩銀子吧？要她拋下給族人？她寧願一把火燒了它們！

葉蕙這麼想著，眼睛便盯在掛了滿院子的白燈籠上。不行，眼下還不行，若是她現在就動手燒了書畫，萬一有風聲走漏，豈不是逼著族人明日來使強硬手段。

「姑娘不在靈堂守靈，怎麼跑出來了，是不是肚子餓了？吳嬾嬾在後院廚房煮粥呢，要不要奴婢給姑娘先盛一碗來？」

竟然是她的丫頭石榴！「妳怎麼沒跟他們一起跑？」葉蕙不喜不怒的問道。

石榴聞言瞪大了眼睛，「奴婢不敢！奴婢賣的是死契，奴婢不敢當逃奴。」

葉蕙想笑，卻實在笑不出來——有誰才失去一個至親之人能笑得出來的？只是這石榴也太老實了，竟不趁機討好反而實話實說，不是不想跑，而是不想背上逃奴的身分。

「我們葉家第六房的家產都要充公了，還有誰會追究幾個逃奴呢？」葉蕙苦笑道：

「我房裏的鑰匙不是在妳身上？妳若帶著我所有的積蓄和首飾跑了，足夠妳衣食無憂一輩子了……」

「奴婢不敢！」石榴嚇壞了，馬上跪下磕起頭來，「奴婢生是姑娘的人，死是姑娘的鬼！」

葉蕙還是忍不住失笑出聲。石榴這不像在表忠心，倒像與她海誓山盟了呢。

笑過之後，她伸手抹掉臉上的淚珠——這一世甫一出生，她還幸福的想，終於有爹娘疼她如同掌上明珠了，誰知這好日子竟如此短暫……

好在她爹終究不像上一世的父母死得那麼突然，來得及安排好後路，如今有懷了身孕的娘親，還有個忠心耿耿的丫頭，老天爺……也不算太虧待她不是？

「起來吧，夜了，地涼。」

石榴惶恐的從地上爬起來，大著膽子端詳了姑娘幾眼，確實不像怪自己的模樣，

這才放了心，想了想又說道：「奴婢方才去後面廚房幫忙，見著外面的小廝常勝了。」

「哦，他也沒逃走？他有沒有跟妳說，咱們這家裏還有誰在？」也說不上意外，對於常勝這個人，她其實記憶有點模糊了，這一兩年她娘老說她是個大姑娘，不好再隨意跟她爹出門，能見到外院男子的機會也就少了。對這個男孩子她最深刻的印象是不貪富貴，因此如今他選擇共患難，好像也不是那麼奇怪的事。

「祝管事、看門的王二叔，還有老爺的長隨叫四喜和發財的都沒走。」石榴美滋滋的笑道。這麼多人留下了，姑娘總該高興點兒了吧？但見主子依舊沒有笑容，她又努力的想了想，「還有太太屋裏的裴嬭嬭和杜鵑姊姊也在呢！」

外院五個，內院四個，就叫這傻丫頭笑成這樣了？葉蕙緊緊咬住唇。要知道爹爹沒閉眼之前，這前院後院加起來可是三十多個下人呢！如今當真是樹倒猢猻散了嗎？

石榴正欲扶她回靈堂，伸手觸及一片冰涼濕冷，抬手一看驚得慌了神，「姑娘？姑娘妳的手怎麼了？姑娘手上哪裏來的血呀？」

葉蕙聽她這麼一喊，這才感到兩個手掌心都隱隱作痛起來，低頭細看，竟有兩片指甲齊根斷在手心裏。是族人大鬧靈堂時她強忍怒氣攥緊手掌，被指甲弄傷的吧？

「莫聲張，萬一被太太聽見了，會難過的。」葉蕙低聲囑咐，「待會兒裴嬭嬭應該會來服侍太太回去歇著，那時妳再將藥送到靈堂來。」想了想又道：「若是妳害怕，就叫吳嬭嬭跟妳作伴一起來。」吳嬭嬭是她的奶娘。

「奴婢不怕。」石榴輕輕搖頭。她也是從義莊來的，沒到葉家之前流離失所，死人也見得多了，還有什麼好怕的？

三更天後，文氏熬不住了，不得不讓裴嬭嬭攙扶著回到後院歇息。臨走時，文氏本想叫女兒隨她一起回去，可想到如山重的規矩，終究不曾開口。

卻不知等她離去後，葉蕙終於鬆了口氣——掌心越來越疼了，得趕緊上藥才是。爹爹歿了，娘親軟弱，她葉蕙從此就是這個家的主心骨，破傷風什麼的她可得起不起！她並不是個小題大做的人，可這關鍵時刻哪裏容得她馬虎？

石榴去廚房幫她端宵夜來，她於是跪在蒲團上自行上藥，可直到她用簪子裹上棉花沾了藥要往掌心塗抹的時候，方才知曉掌心的傷口有多深，順著傷口流下來的血將她腕上的紅繩，和紅繩上繫著的白玉葫蘆全都沾染一片……

這白玉葫蘆還是她出生時，葉天成專門請人打造的，一直都掛在她左手腕上。隨著成長，她捨不得摘掉這越來越顯小的玩意兒，於是每年換紅繩。

要不要將這染了血的紅繩換掉，再將白玉葫蘆洗乾淨，放到爹爹身邊陪他去？葉蕙一邊想，一邊扭頭看了眼爹爹的靈柩，卻見靈前的燭火啪啪閃爍幾下，瞬間大亮，晃得她不由得眯了眯眼，再定睛看時，那燭燈火焰已經回復原樣。

手裏的白玉葫蘆卻越來越熱，令她掌心的傷口處感到陣陣燒灼。葉蕙狐疑的皺眉暗想，莫不是石榴給她拿錯了藥？

等她張開手掌時，那白玉葫蘆竟發出陣陣瑩潤的光芒，而手心的傷口……不見了！葉蕙又驚又愣。這是什麼情況？是幻覺，還是奇蹟？就像她帶著記憶穿越一樣的奇蹟？

她立刻將那白玉葫蘆托到眼前仔細端詳，並不見之前那陣光芒，令她以為該是自己眼花了，可見掌心的傷分明好了，就像沒受傷一樣，一點痕跡都看不出，連藥膏和血跡都不見了。她又將白玉葫蘆換手拿，輕舒五指緩緩握住，果然，那陣灼痛又來了。

怪不得爹爹靈前的燭燈大閃！這白玉葫蘆分明就是個寶貝，那是爹爹在告訴她，不要將這寶貝給他陪葬呢！

葉蕙這麼想著，卻有些不安。石榴可是親眼瞧見她的手流血，如今她這傷莫名的好了，她該如何自圓其說？

「姑娘起身來揉揉腿喝碗粥吧？這靈堂還要守好幾日，莫要熬壞了自個兒啊。」

石榴此時也提著小粥罐回來了。「姑娘的手才塗了藥，讓奴婢餵妳吧？」

她緩緩搖頭，「妳放下粥罐，去側廳歇著吧，我現在吃不下。」

石榴心想自己笨嘴拙舌不會勸解，可叫她拋下姑娘去歇著，她也做不出這等事來。

葉蕙見她抿著嘴站在一旁不吭聲，便扯著嘴角勉強笑道：「那我跟妳打個商量，妳去歇著，我便吃粥。」

石榴沒奈何，只得跺了跺腳轉身離去。

等她的身影消失在門邊，葉蕙便從蒲團上爬起來，腿腳卻已麻木得邁不動步子，彎腰揉了揉膝蓋，手掌心一點也不疼了，只有指甲斷裂的地方隱隱作痛。

是爹爹知道白玉葫蘆是個寶貝，才在她出生時送給她，還是這塊玉滲了她的血才變得神奇了？雖然擁有這樣的寶貝聽來像是好事，葉蕙卻莫名其妙的覺得後背發涼——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，這寶貝說什麼也得收好了才是，不能叫旁人知道一點端倪！

這麼想罷，她奮力地抬腳朝擺著粥罐的小圓几走去，卻被門外映投進來的一道影子嚇了一跳，「是誰？大夜裏的嚇唬人呢！」

「姑娘莫怕，是小的。」

隨著這聲音一同出現在門邊的是個十四五歲、小廝裝束的男孩子，說是男孩子，身量倒不矮，只是稍嫌單薄了些。葉蕙一眼就認出他來，比起小時候，他的容貌倒沒有多大改變，還是像從前一樣，臉上老揣著心事，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樣。

「小的是常勝，方才見過裴嬾嬾，裴嬾嬾說姑娘一個人在這裏守靈，擔心姑娘害怕，便打發小的來門外站著，也算是給姑娘壯膽。」

這幾句話，是他來到葉家後，和她說得最多的一次吧。

葉蕙微微皺眉。這家裏一共就剩下這麼些下人了，還像過去那麼講究做什麼？叫這小廝在靈堂外站一夜，不凍死也累死了，何苦來哉。她軟聲吩咐道：「我不怕，石榴也在側廳，你回去歇著吧。」

常勝卻不回話，逕自在門口站著，不進一步，亦不退一步。

「白日裏還有許多事要做，正是要用人的當口，你若給我壯一夜的膽，白日裏如

何辦差？你也知道，咱們家的下人都跑光了……」葉蕙又道。

「小的身體壯，定不耽誤白天的差事就是。」常勝沉聲回道。

葉蕙無奈。她將石榴打發到側廳，便是想趁著沒人時仔細研究研究白玉葫蘆，可這小子說什麼都要站在門外，她要怎麼研究？「要麼你就進來守著，別在外頭真的站一夜。」算了，白玉葫蘆的事再找機會看仔細了。

他搖頭，「姑娘若是個少爺，小的就進來。」

真受不了古代人這些臭規矩！「那你吃不吃宵夜？石榴給我送來一大罐粥，我一個人吃不完。」葉蕙指了指几上的粥罐，來到几邊坐下。

常勝還是搖頭，「小的不餓。」

「你騙誰呢？晚飯時分正是我爹閉眼的時候，誰得了工夫吃飯？灶上的婆子們也早都偷了柴米油鹽跑沒影兒了，吳嬾嬾去廚房時清鍋冷灶不說，好一點的碗盤都被偷走了，你吃了什麼？」葉蕙說著話，又有些哽咽起來。跟葉氏族裏其他幾房相比，她爹娘待下人多好啊！豈知越是好越是養出一群白眼狼來。

常勝沒想到她會這麼說，一時無話，怎知他的肚子偏偏配合起她來，咕嚕嚕響了幾聲，在這夜深人靜之際更顯突兀。

葉蕙自然是聽到了，可因他立在門口背光處，沒看見他紅了臉。她抬高了聲音道：

「你說不餓，你的肚子卻說餓，進來吧，這罐粥咱們倆分著吃了，我想這半罐粥是不夠你吃的，你吃完後再去廚房找些東西墊墊飢，我猜吳嬾嬾應該還做了點心。」

常勝依然不說是也不說不是，這回卻快步走上前來，將那粥罐上面的碗拿下來，倒出滿滿一碗粥捧給葉蕙，低頭看看罐子裏確實剩下半罐，抱著那罐子便往門外走。

這是要捧著罐子到外面喝去？葉蕙看著他走出去，人影也離門口有些距離了，這才收回目光，嘆著氣坐在小几旁。

喝完一碗粥，身上的力氣似乎回來不少，冰冷麻木的雙腿也緩和過來，有種酥酥麻麻的感覺在腿上遊走。她一隻手有一搭沒一搭的輕捶著膝蓋，另一隻手下意識地將白玉葫蘆握在掌心，輕輕把玩起來。

也不知怎麼回事，忽見眼前一晃，再抬眼一望，身邊景致已不是在靈堂裏了！她站在一座園子裏，頂上明月高照，她趁著明亮的月光打量周遭，這座園子四周花草繁茂，十分眼熟……

這不是她前世的那個莊園嗎？

第二章 孤女談判

第二日一早，葉蕙與大管家祝伯、四喜及發財仔細商量過後，並不曾徵得母親的同意，便決定五日下葬。

等到了出殯的前一日，文氏聽女兒說了這決定後，木木呆呆的也沒什麼反應——她這幾天就像傻了一樣，每日待在後宅吃了睡、睡了吃，再不便是垂著頭默默流淚，由葉蕙一個人日夜守靈，迎親送友，什麼事都一概不理。

這樣倒好！葉蕙暗自苦笑。

她之所以張羅著五日便出殯下葬，一是為了叫亡父的靈柩早早入土為安，莫再受

那些親戚族人的打擾，二也是為了早些還家裏一個清靜，死者已矣，活人還要活著，母親眼下最需要的是安心靜養。

轉眼便是頭七這天了，天還未亮，葉蕙便穿戴好孝衣，由祝管事和四喜及發財陪同著，前往葉天成的墳上致哀祭奠。

「爹爹您放心吧，您交代的事蕙兒都做好了，只是蕙兒不願帶著孕中的母親離鄉背井，亦不願遇事只知逃避，還請您原諒。」她跪在父親的墓前默默唸著。「蕙兒不會吃虧的，蕙兒和娘還有您保佑呢。」

庫房裏的幾個沉重大箱，文氏的幾十箱嫁妝，還有她縫在中衣裏的銀票、契書與新戶籍，已悉數被她挪至白玉葫蘆攜帶的莊園裏去了。有這麼個神奇的寶貝，用來做誰也尋不到的密室絕對是穩妥的。

待會兒上完墳回到家裏，族人也該上門了吧？

葉蕙不禁冷笑。父親早在自個兒病情惡化前，便將能轉手的鋪子作坊全都轉手了，換得的銀錢取了四成，在南行七百里外的海城南郊買了座莊子，用的是她們母女新戶籍的名字，那莊子約有十頃，種的都是稻米，還有個小魚塘外加一個藕塘，不但養魚，也養了些鴨子，只要有這莊子，莊子上的農人勤懇，她們母女一生吃喝也不用愁了。

而剩下的那些銀錢，在大通寶號換了全國通兌的銀票後，父親囑咐她避開人縫在她自己的中衣裏，葉氏族人再無良，也不會搜一個小姑娘的身的。

因此葉家六房如今擺在明面上的家產，不過是她與母親居住的那處三進小院，及一所城東的祖產老屋，還有一處五十畝地的花圃、一處三百畝的果園，父親打算得極好，說若是葉氏族人逼得緊，將那花圃與果園交出去也就罷了。

但她卻不甘心，上輩子她就吃夠了這種虧，要她這輩子還得再眼睜睜的受人脅迫擺佈，她說什麼都不想退讓，花圃雖小，出息倒不比果園少多少，何況蒔花弄草又是她喜歡做的事，憑什麼白白讓給葉氏族人！

「姑娘莫跪得太久了，當心留了病根兒。」祝伯讓吳嬾嬾趕緊將葉蕙扶起來。

四喜與發財站在一邊，滿臉的擔憂。他們也心知待會兒回去就要應付那一群虎狼，想到姑娘小小年紀，可應付得來？

一眾人懷著忐忑的心思，離開了葉天成的墓地往寧州城裏葉家歸去。

「姑娘可是交代過常勝那小子，叫他去買鞭炮來著？」馬車進了城，吳嬾嬾終於忍不住藏了幾日的疑惑，低聲問葉蕙。

葉蕙一愣，眉頭頓時皺成兩個疙瘩，「我沒有，這小子想搞什麼鬼？」寧州城可沒有這個規矩，誰家有人逝世會買鞭炮呢，是喪事又不是喜事，常勝都十五歲了，還是貪玩的小男孩嗎？

可她此際也顧不上他了，才到家門口，就見到好幾輛族人的馬車，一進家門，裴嬾嬾一臉慌張迎上來。

「姑娘可回來了，族裏來了許多人，咱們家的客座都要坐不下了！」

敢情以為這是鬥土豪分田地呢，葉家哪個房頭不比她們家富裕，卻還要來搶她們孤兒寡母的保命錢，良心都到哪裏去了？他們不仁，也別怪她葉蕙不義了。

走了兩步卻覺得有些不對，連忙拉住裴嬾嬾，「怎麼是您出來迎我，太太呢？太太那裏可有人陪著？」

裴嬾嬾的眼淚再也忍不住，話語聲也哽咽起來，「大清早便來了好多族裏的太太，我們是攔也攔不住的直衝到後院了，我本也不想出來，可又怕姑娘被攔在前頭，沒法兒回去解圍，只好叫杜鵑寸步不離守在太太左右，匆匆跑出來等著給姑娘報信。」

葉蕙大怒。那些男人組團來嚇唬她一個小姑娘也就罷了，那些女人來做什麼？想將她娘氣死不成！

她連忙急步往後院而去，快到她娘屋裏時，想了想，頓住了腳步，先轉往廚房去了一趟。

而正如裴嬾嬾所說，幾個族裏的太太正在文氏房裏說話，雖說著話，眼神卻像偷兒一般，望罷這邊望那邊，待見得房中並沒什麼值錢的物件，都有些失望的當口，就聽院門「匡啷」一聲巨響，隨即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進屋來。

「哎唷唷，妳看看這孩子，這是做什麼呢，還有點規矩沒有了？來妳娘房裏請安還鬧出這麼大的動靜，也不怕嚇壞了妳娘。」一個族嬸搶先斥責道。

葉蕙怒極反笑，「有眾位太太無禮在先給我娘打了底兒，我娘還能怕我這個親閨女不成。」

「這話怎麼說的，妳這孩子也太沒大沒小了些。」三堂伯母開口，「我們好心來探望妳娘，怎麼到妳口裏倒成了無禮了。」

「三堂伯母說得是，我就是不識好歹、將好心當成驢肝肺，還請伯母和嬸母們躲我遠些。」葉蕙將方才到廚房拿來的菜刀從身後拿出，一刀便剁在門框上。「我爹去了，我娘身子不好，這個家如今我說了算，眾位長輩若不想找不自在還請自便！」

她是豁出去了，也不怕往後自己閨中的名聲會被糟蹋得如何難聽，今天若不叫這些人知曉她的厲害，她們娘倆也別想有好日子過。

驚呼聲頓時四起，也就眨眼工夫，人就跑了個乾淨，只剩下文氏木木的愣在那裏，雙眼無神的看著女兒，漸漸的，那雙眼裏有水霧泛起，轉瞬積成了水潭。

「杜鵑姊姊，拿昨兒個取來的那丸藥餵太太服下，待會兒我不在，不管誰來敲門都不要開，只說太太吃了藥睡下了，喊是喊不醒的。」葉蕙強忍著淚，沉聲囑咐杜鵑。

那藥不能多吃，今天吃一丸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了，她總不能讓母親帶著肚子裏的胎兒去冒險，更不能叫她目睹自己跟族人拚命。

文氏吃了藥沒半刻鐘就沉沉睡去，葉蕙又再三叮囑裴嬾嬾和杜鵑看住門戶後，毅然決然的轉頭離去。

等她走到通往前院的角門前，就見常勝如一棵鑽天楊似的站在那裏，筆挺又倔強。見她和石榴走出來，連忙上前來接過石榴捧著的小匣子。

「祝伯叫你來等我？」葉蕙問他。

常勝搖頭，面無表情地道：「我自己來的。」

雖然只是這麼幾個字，還有些冷冰冰的，葉蕙卻突然覺得，好像更有了些底氣。她知道常勝會武，帶他回來的那一年，她曾聽父親叨唸過，武師說九歲習武是晚了些，不過常勝肯吃苦，練個幾年必有小成……

主僕三人向前院走去，遠遠的看見祝伯帶著四喜、發財站在正廳門前，每人腰間都鼓鼓囊囊的，看得出來都是帶上傢伙的，葉蕙不由得眼眶紅了，深吸一口氣，告訴自己有這麼多人挺她，她一定可以面對裏頭那群豺狼虎豹！

「那些老爺們不叫奴才們進屋，奴才們只好守在門外了，姑娘在裏面若有什麼不好，還照著原來的約定，摔杯為號。」祝伯強忍憤怒，低聲安慰小主子。

葉蕙堅定的給大家一個微笑，說了聲「你們放心」，就要去接常勝手裏的匣子。常勝閃身躲過她的手，倔強的沉聲道：「我陪姑娘進去，誰敢攔我先過我這關！」祝伯猶豫了會，想著雖然常勝這小子平日不言不語的，卻總比屋裏那一群人可信得多，便附和道：「姑娘若能將他帶進去也好。」

在這當頭葉蕙並不想爭執著些事，點了點頭便領頭走了進去。

「這裏是主人家說話的地方，你將匣子放下就出去吧！」也不知誰見到常勝便高高在上的說了一句。

常勝只當沒聽見，依舊穩穩當當地抱著匣子，葉蕙冷眼望向那人，「這位堂叔不覺得可笑嗎，這裏是我家，你憑什麼對我家裏的人呼來喚去的？」頓了頓，她緊接著又數起數來，「一、二、三……哦，一共來了九位呢，可真是不少啊！可我就懂了，這麼多人來對付我一個，我只帶進來一個小廝，你們還想要將他逐出去，你們怕什麼？」

葉蕙並沒算上那些從後院被她趕出來的太太們，那些太太分別站在自家老爺身後，聞言都有些尷尬惱怒。

葉天祁聽了妻子附耳說的話後，臉色也變了幾變——文氏房裏擺設很窮酸，人也有些呆傻了，該不會真如老十六臨終前傳揚的那樣，說他那一病將家產全數花得精窮了？

而眼下葉蕙這番指責族人的話，並沒人敢接話頭。能來窺覷六房家產的，全數都是老奸巨猾，接她一個小丫頭的氣話，那可是好說不好聽，他們只是來析產充公的，何苦節外生枝。

見族人不再有人堅持常勝必須離開，葉蕙便側頭對他示意，常勝「嗯」了一聲，大步上前將手中的匣子捧給族長葉天元。

葉天元強忍住心跳，伸手便去掀那小匣子的蓋子。他臨出門前便與妻子商議好了，只要老十六的家產並不像傳聞般說的全都拿去治病用了，他便會當場提出將小十七過繼給這六房的事。

誰能阻攔，誰敢阻攔？六房沒有男丁，不過繼嗣子豈不是斷了香火了，別的房屋倒是都想仿效他，可誰家有比小十七更合適的？小十七今年三歲，別家的可都大了，將已經懂事的孩子給六房做嗣子其心可誅啊！

葉天元卻忘了，有好幾房還有才出生的吃奶娃兒呢。

小匣子的蓋子「啪答」一聲被打開，分坐在兩邊太師椅上的眾人，皆隨著那聲響

將頭一伸想看仔細，卻見族長變了臉色，族長上座的二老太爺葉之毅也眉毛鬍子一同抖動起來，眾人皆暗道不好，也顧不得什麼了，不論男女都湧上前去。隨即便有驚呼與怒罵聲響起，更有甚者直奔葉蕙而去，口中高呼，「妳這小丫頭偷奸耍滑……」

常勝只是一腳，便將那個奔過來欲抓住葉蕙的族人絆倒在地上，但此舉可也是給了其他族人翻臉的藉口了，就連葉之毅也吹鬍子瞪眼，怒喝著葉蕙，叫她給個說法。

「眾位想要什麼說法？」葉蕙似笑非笑，連「長輩」兩字也不說了，「你們的意思是說，我爹得了病就不該醫治，不如幾百大錢買張蓆子捲了扔野地去，省下銀錢拿來餵狗？可惜呀，我還沒那麼狼心狗肺呢，我們六房的家業全是我祖父與父親辛苦兩輩子掙來的，就算傾家蕩產給我父親治病辦喪事，我葉八娘高興，別人誰管得著！」

沒錯，她就是想徹底撕破臉，反正她有信心將日子越過越好，若不與眼前這些人早早劃清界線，往後還不知要如何受牽制剝削呢。

至於可能會被趕出宗族的後果，她自信這些人不敢，就算有人有這種心思，葉天元第一個就得出面阻攔，畢竟趕走孤兒寡母的名聲不好聽，輕則被旁姓鄙視，重則被有心人利用，族長的交椅上也得換換人了。

果然，葉天元比葉之毅還穩當些，不論這廳堂裏鬧成什麼樣，他始終抱著那匣子坐在原處沉思。

六房若真的只剩下這麼點家業，可是比雞肋還雞肋啊！那麼究竟還要不要提起將小十七過繼過來的事？若是真的過繼了，小十七的生母必得哭死哭活鬧一場，若不過繼，螞蚱再小也是肉，難道就這麼平白便宜了別人？

「都靜一靜，靜一靜！」葉天元高喊道，「還請眾位都各自回座，聽我說幾句，若執意鬧事者，現在就請出去，我葉天元絕不留他。」

葉之毅雖長了一輩，畢竟不是族長，聞言立刻帶頭回到座位，不過臉色卻無法緩和下來。要知道他可是葉天成的親伯父，沒有誰比他這一房更有資格接管六房的產業了，他本以為六房的那十來家鋪子作坊還在，誰知竟然、竟然……煮熟的鴨子還會飛了！

好在還有兩處園子，若是打理得好一年也能有兩三千兩的進帳，還是先忍忍吧！

「八娘我問妳，妳家那十來間鋪子跟作坊果真全都賣了，只剩下這兩處園子？」葉天元故意裝出一副和藹可親的模樣，輕聲問她。「妳可要想好了，若只是因為不想將鋪子充公而故意隱匿，回頭害的可是妳們母女自個兒，畢竟妳們母女也不會做生意不是？等鋪子蝕了本，妳再想叫族裏接手爛攤子或是偷偷轉賣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」

葉蕙冷笑，「族長說笑了，鋪子早都賣了好幾個月，我還能說謊不成？族長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衙門裏查查檔子啊。」

「妳爹究竟是得了什麼絕症，得要賣掉那麼多鋪子治病？難道日日吃百年老山參不成？」葉之毅根本不信葉蕙的話，立刻接話質問，「莫不是你們家怕被析產充

公，早早將產業全都換成銀錢藏了起來？」

葉蕙怒極，冷聲回道：「如今我爹已入土為安了，您說他得了什麼病？您是我爹的親伯父，您說他得了什麼病？」

「百年老山參算得了什麼，只要它能救命，就是砸鍋賣鐵也得吃，我們家一沒偷二沒搶，三沒去你們各家乞求討要，犯了誰家的王法？至於什麼叫藏匿銀錢，這話也太好笑了，我只聽說過產業被族裏收回代管是眾多家族都有的規矩，卻沒聽說連銀子也要奪走的，我用得著藏嗎？」

這話說罷，就連葉天元也忍不住了。這丫頭是要明目張膽跟族裏作對了？若將小十七過繼來，豈不是要被這丫頭害死！他冷嗤道：「牙尖嘴利當不得道理！」

他又轉頭叮囑坐在最下首的兩個子姪，「葉沖，你跑趟衙門，看看六房的鋪子是否都換了東家；葉靖，你到大門外喚幾個人進來，跟我往後院走一趟。」

她早等這些話呢！若族長好言好語跟她商量，她也許會將那三百畝的果園交出去，只將花木園子留下一——她自個兒那白玉葫蘆的空間裏，長著好幾百棵櫻桃樹和藍莓、黑莓呢，稍微一打理便能果滿枝頭，何必在乎那些普通的瓜果梨桃，再說了，打發惡狗總得給些肉吃不是？

她甚至還打算更退一步，萬一只交果園不成，大不了再與族人商量一番，以不要族裏供養為條件將花圃留下，然而方才族人的那些話，將她稍微讓步的盤算打個粉碎。

因此葉天元的話一出口，葉蕙立刻笑咪咪站起身來，變戲法般地從身上掏出個火摺子，輕輕一晃就燃燒起來，「我看誰敢動？」

接著她伸出另一手，挨個指了指各人腳下，「你們都仔細瞧瞧，腳底下和椅墊上都是什麼？誰敢動一下，我立刻將這火摺子扔出去，大夥兒一起燒死！」

葉沖聽了族長吩咐，本來已經站起來欲朝門外走了，葉靖也正欲站起來，忽見葉蕙掏出火摺子來，又看看自己腳下，立刻如喪考妣般灰了臉，跌跌撞撞又坐回原位。

燈油，到處都是燈油！眾人搶食心切，來時根本沒注意到坐墊上浸滿了燈油，久坐之後不但被擠壓得流了一地，連身上的衣衫也全被沾染上了。

「妳、妳、妳別亂來！」葉天元與葉之毅都慌了神，臉上的油汗控制不住地刷刷往下淌，全然沒了長輩持重的形象。

「是我亂來嗎？」葉蕙氣憤道：「我恭恭敬敬、老老實實將家裏僅剩的一點家產拿出來，只盼著你們得了那兩處園子莫再為難我們母女，可你們卻得寸進尺的太過分！」

葉之毅顫巍巍的站起身，抹了把汗，「妳、妳熄了那火摺子，咱們好好商量。」

說話間，頻頻的給自己兒子葉天祁使眼色。

誰知這父子倆還沒等邁步，就被葉蕙惡狠狠的瞪了一眼，見她又將手中的火摺子比劃了兩下，兩人立刻將邁出的腳步收回，用求助的眼神看向葉天元。

他本來暗自欣喜若狂，盼著二老太爺或飛蛾撲火、或力挽狂瀾呢，誰知這老不死的又退回來，將難題拋給他。葉天元假作沒看見，低頭躲過對方殷切的目光，沉

默了半晌方才開口道：「八娘妳意思是說，願意將那兩處園子交給公中充為族產？」

「那是一刻之前，現在我不想交了。」葉蕙冷笑，「我到今天是看明白了，交給公中的產業那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想要回來門都沒有，依著你們這些人的為人，說不定日後就敢拖欠我們的供給，到那時我們娘倆喝什麼吃什麼？雖然我也捨得丟臉，實在沒吃沒喝了，最不濟就一根繩子吊死在祠堂門口，叫祖宗睜開眼看看你們的嘴臉，或去衙門滾釘板，不告死你們誓不甘休，可你們以為我當真想走那條路？我和你們一樣，身上都流著葉氏的血，你們何苦逼人太甚！」

葉天元被她說中心頭打算，立刻惱羞成怒，一掌拍上身邊小几，上頭茶盞頓時滾到地上，濺起一片脆響，「妳這丫頭太過分！妳一個園子都不想交，只憑妳那不怕死的勁頭兒就想打發我們走，妳當我們是要飯的不成！」

「族長堂伯莫侮辱要飯的，」葉蕙嗤笑道，「要飯的從不強取豪奪，從不欺負孤兒寡母！」她環望了眾人一眼，聲音板板的道：「要麼這樣，我也退讓一步，果園你們拿走，花圃我留下，每月初五之前，由族裏撥給我家四十兩銀子，最遲不能遲於初十，若有三次遲於初十，我寧願一把火燒了那園子！」

葉天元正待搖頭，說四十兩太多，就被葉之毅拽了拽袖子，低聲對他道：「堂姪子啊，我看不如見好就收吧？文氏的娘家雖遠，一時半刻的來不了人，可誰知道過個十天半個月的會不會來？文氏那兩個兄弟我可見過，那都是漕幫裏不要命的青皮無賴啊！這葉八娘……定是隨了她那兩個舅舅了。」

「她如今願意將果園交出來，我大概算了算，那果園共有三百畝，又都是成年的果樹，一年的出息最少也有兩千兩，扣去給六房的供養和工錢，淨賺一千三四百兩都是少算的。至於那花圃，就先叫她留著胡鬧去，老十六不在了，誰還會蒔弄花草？等她養死了那些花花草草，不就乖乖交回來了？兩個園子一年賺四千，也不是小數目……徐徐圖之，徐徐圖之啊。」

葉天元微一琢磨，確實也是這個道理，若雙方都在氣頭上誰也不肯讓步，最終結果就是兩敗俱傷。「四十兩太多，二十五兩！」他雖然同意了葉之毅的說法，卻還是想跟葉蕙講價。

「五十兩，每月一付。」葉蕙不降反加，臉上還帶著近乎無賴的笑容，「族長堂伯，你若再跟我講價錢，我就加到八十兩。」

若真的加到八十兩，即便得到那個果園也真是個雞肋了，遇上豐收，扣除這每月八十兩，一年下來還能剩下八九百兩，可若是歉收，根本就是替六房白忙活了。葉天元一算之下，簡直要被氣瘋了。這葉八娘真是姓葉的？葉氏一族多少年多少代也沒出過這麼一個東西！

葉蕙扮了這麼久的潑婦，情知是該拋出誘餌的時候，便將手中的火摺子交給常勝，騰出手來摘下腰間的荷包，掏出一個紙片摺成的方勝，「族長堂伯和各位長輩放心，拿了我家的果園，雖然要給我交供養銀子，族裏也絕不吃虧。」

她緩緩將那幾張紙片展開，轉了一圈展示給眾人看，再小心翼翼摺疊起來。「這是我爹爹臨終前交給我的方子，共有三種釀酒方子，能釀造三種不同口味的果子酒……」

見眾人眼睛瞬間綻出貪婪的光芒，葉蕙暗自冷笑。「我今兒個打算交出我家的果園代管權與一種釀酒方子，園子的契書得留在我手裏，眾位請聽清楚，是代管權，不是充公做族產。還有，族長要寫一份供養保證書，眾人也要在保證書上簽名按手印。只要供養銀子不按時給我送來，我就要回果園，另外兩種釀酒方子也不會再交出，若是供養銀子每月準時送到我家，我每隔半年再交出一種方子，眾位以為如何？」

「姑娘，這不妥，果園能要得回來，釀酒方子呢？」常勝又急又惱的低聲阻攔。葉蕙苦笑，「你覺得方子重要還是清靜重要？若能換得一紙保證，也值了。」

葉天元原本還在擔心這釀酒方子究竟是不是真的，怕萬一是葉蕙騙他們退讓使的詐，待聽到這主僕兩人的對話，他立刻咬了咬牙，道：「好，我同意！」

又轉頭問葉之毅和其餘眾人，「二老太爺同意否？各位兄弟姪兒們呢？」

第三章 不讓步一起死

葉天成在世時，釀得一手的好酒，葉氏族人們早就虎視眈眈了，如今有方子擺在眼前，誰能不動心？說到底，這方子可比果園的地契值錢多了。

在場的各房家中幾乎都有果園，就算沒有也無礙，大不了勻出一塊田來種果樹，過上三兩年，釀了酒，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呢！

因此喊同意的聲音立刻此起彼落地響了起來，忽地卻有個聲音很是與眾不同——「我不同意！」

眾人皆皺眉看向說這話的人，原來是葉天祁。

葉天元不禁問道：「三堂弟為何不同意？」

葉天祁挑眉笑道：「我若沒記錯，族長堂兄曾想將自家小十七過繼給老十六來著？現在為何不提了，可是見六房敗了便後悔了？既是如此，不如將我家最小的那個男孩兒過給老十六吧，也省得十六弟斷了香火……」

這話不待眾人反對，葉蕙便嗤鼻笑道：「三堂伯打得好算盤啊！我若沒記錯，三堂伯最小的那個兒子是個婢生子，您這是拿我們六房當傻子不成？」

她環視眾人一眼，「我六房交出果園與釀酒方子，本是造福族裏的事，三堂伯偏要變著法子獨吞，難道不怕成為族裏的異數，落得眾叛親離的下場？」

葉蕙沒有異母的兄弟姊妹，也從來沒有瞧不起庶子、婢生子的想法，只是這葉天祁也著實欺人太甚了些，丟個自家不重視的孩子來做名正言順的嫡子，好堂而皇之的霸佔六房家產，他的居心更令人鄙視。

葉天祁被她這幾句話氣得直發抖。這麼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丫頭，句句話都如此誅心，也不知葉天成活著時是如何教養的？真是個禍害！

眼珠一轉之間，他突然發現常勝手裏的火摺子已經熄了，不由得大喜過望地喊道：「諸位，看看那小廝手裏的火，滅了！滅了！」

只可惜他話音還沒落，常勝一個閃身，眨眼間便站在廳堂門口，封住唯一的去路，同時將那火摺子一晃，火摺子立刻又冒出紅紅的火苗。

葉蕙臉上似笑非笑地看向葉天祁，「三堂伯可能沒見過吧？我這火摺子可不像尋常的那些說滅就滅，那是我花大價錢買來的，想用時晃上一晃就能引火了。」

說罷也不管葉天祁什麼臉色，扭頭問葉天元道：「我聽族長堂伯方才的意思，是同意我的提議了？那靠窗的書桌上有筆墨紙硯，族長堂伯按我說的去寫供養保證書吧，等大家都簽了名字按了手印，拿著那保證書來換我手裏的釀酒方子。」葉天元神色一凝，他本來還想著先應下這小丫頭的話，將釀酒方子騙到手再說，誰知她早就安排好了這一切，連筆墨紙硯都準備好了，就等著他人套。

「怎麼，族長堂伯又反悔了，還是也覺得我家就該過繼個婢生子來續香火？我勸你們誰也不要再在過繼這件事上動腦筋了，待我年紀到了，便會招贅上門，為我六房傳宗接代，誰叫我是我爹的獨生女呢。」

葉蕙這話一出口，滿堂譁然。

招贅？雖說這葉八娘才十二歲，可三四年也過得極快呢，那果園雖好，但等這丫頭招贅上門後，定會拿著果園的地契到族裏討要，他們豈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，白白替她當了幾年的管事。

眾人這麼想著，各自都轉起了心眼，打算徐徐圖之的有之，想著哪天獨自來軟磨硬泡、巧取豪奪的亦有之……不過大夥也全都清楚，眼下最最要緊的事，還是先保了命，再將釀酒方子拿到手才是正經。

無論是葉天元還是葉天祁，被葉蕙接二連三說破了他們的打算，還企圖讓他們和族人對立，一時之間惱怒異常卻無以言對，其他人亦一時無話，葉天元只得無奈起身，磨磨蹭蹭走到窗前，挽起袖子緩緩磨起墨來。

這是要拖延時間？常勝微微皺眉看了看自己手裏的火摺子，很想將腰間纏繞的那些東西拿出來，那東西一現，眾人恐怕全都得跪下求姑娘，姑娘也就不必白白浪費一個釀酒方子了。

葉蕙發覺他的企圖，立刻清了清喉嚨示意他別輕舉妄動，常勝忍了忍，將已經伸向腰間的手收回，臉上神情不無懊惱。

「族長堂伯若是想在文字上作文章可是打錯了主意，我勸您還是速戰速決的好，否則我若又改了口，這一屋子的人難免埋怨您壞了他們的財路啊。」葉蕙催促道。被逼急了，她說不定真會走上以暴制暴的路子，可族人眼下為了各自的利益無法擰成一股繩對付她，她又何苦讓自己和常勝以命相搏？

爹爹嚥氣那天，她萬般傷心惱怒，也曾想拉著居心叵測的族人們給爹爹陪葬，如今冷靜下來一想，爹爹對她寄予無數厚望，絕不會贊成叫她去跟人拚命，只有她努力將日子過好了，將娘親和未出世的弟弟或妹妹保護好，才不辜負爹爹臨終前那番苦心安排。

話說回來，她爹若不是為了她娘與她的後路熬盡心力，至少還能多活幾個月，而之所以要將後路安排妥當，還不是為了躲避這些如虎似狼的族人，她怎麼能叫這些族人一死百了，她要叫他們拿一輩子來償還！

葉天元確實是想在文字上下工夫，哪知道又一次被葉蕙戳破不說，就連葉蕙那個小廝也對他怒目相向，臉色一時有些怒氣難耐，然而想到葉天成釀造的果子酒暢銷大半個齊國，名震大齊的豪商萬俟家與葉天成相交莫逆，也是那果子酒牽線搭橋的緣故，他立刻將怒火強壓下去，老老實實的寫了起來。

葉天祁被他爹拘在身邊，附耳講了講那果子酒配方的無盡好處，他聽罷之後，神色一凜，立刻也如順了毛的貓咪，老老實實坐著再也不吭聲。

葉蕙感受到這廳堂裏的變化，心底的冷笑聲越來越大。

他們想靠那釀酒方子發大財？想得真美！誰都猜想得到她這一招是緩兵之計，甚至以為她是委曲求全，殊不知這就是她整治他們的第一步。既然這些人不敢將她們六房出族，那就是還惦記著榨她家油水，她也正好藉這個機會陪他們鬥上一場！供養保證書若是不玩文字遊戲，寫起來極簡單，很快的葉天元將筆擱下，又喚著眾人過來一一簽字按手印。

等這保證書上落上九個人的大名，還有紅彤彤的一片手印後，葉天元拿起那紙來，將墨跡吹乾，便要跟葉蕙手對手互換釀酒方子。

「族長堂伯拿著它，叫我看上幾眼再說。」她微微一笑，一副防他們使詐的模樣，又將眾族人險些氣了個倒仰。

送走眾族人，已經過了午時，葉蕙匆匆吃了午飯，便帶著石榴趕去後院。她給她娘吃了安神藥，還不知現在是什麼情況呢。

「姑娘可回來了，他們……沒為難姑娘吧？」裴嬾嬾匆匆迎出來，拉著葉蕙上下端詳著，見她確實毫髮無損，立刻露出了真心欣慰的笑容，只是這笑容沒維持多久，就變成了苦笑，「太太還睡著呢，老奴怎麼喚都喚不醒，那藥……不會傷身吧？」

「嬾嬾放心，我再三問過大夫，大夫說若是只用一次半次的，對太太和腹中的孩子沒傷害。」雖如此安慰著裴嬾嬾，心裏卻也不免打起了鼓，若她娘沒有身孕，至多是多睡上一陣子，可她娘懷著身孕呢！葉蕙不禁加快了腳步，三五步便邁進了內室。

「裴嬾嬾去給太太弄些飯食，等太太醒來立刻就能吃的最好，我在這兒陪著她。」葉蕙沒見到杜鵑，本想問她去哪裏了，見裴嬾嬾已然跨出門，只得作罷。她讓石榴守著門，將目光投向床鋪，正好對上文氏忽然睜開的眼。

「您醒了啊？我和裴嬾嬾還擔心呢。」她驚喜的笑問。

文氏雙手撐著床鋪就要起身，葉蕙連忙上前將她扶起，在她身後放了兩個大引枕，好叫她靠得舒服些。

「我一刻鐘前便醒了，就是懶得睜眼。」文氏虛弱的笑道。這些天來的哀痛太費心神了，睡了這一上午，倒覺得身子爽快不少。

看女兒笑得嬌憨，緩緩伸出手輕撫上她的臉頰。

「妳將族人都送走了？還是他們見娘不在，執意要等著娘出面？」這才幾天啊，女兒圓圓的蘋果臉都快變成瓜子臉了。文氏垂下眼瞼掉下兩滴淚，聲音裏也漾滿了濃濃的水氣。

「娘莫哭，娘看看這是什麼。」葉蕙趕緊將那供養保證書拿出來給她娘看。

文氏接過，來來回回看了三遍，滿目的不可置信，「他們竟然只拿走了果園的代

管權，還答應給咱們每月五十兩的供養銀子？」

「不只拿走果園的代管權，我還給他們抄了一份果子酒的配方。」葉蕙補充道。文氏這才微微點頭，「原來還有果子酒配方啊，怪不得呢，他們早就想讓妳爹將配方交到族裏去了，如今妳同意給他們，他們可不是撿了金娃娃。這樣也好，唉，誰叫咱們母女沒人能打理酒坊和果園，再說酒坊也都被妳爹爹賣了，給了他們配方換得他們沒怎麼為難咱們母女也值得了。」

話是這麼說，可她心裏卻忍不住直嘆氣，難怪丈夫臨終前要將一切都交代給女兒，若是交給自己，她這麼個懦弱性子，哪裏能將事情辦得如此俐落。

「娘您方才說，一刻鐘之前您就醒了，只是懶得睜眼，是不是還覺得身子乏力？我叫裴嬾嬾給娘準備午飯去了，等吃了飯，娘再接著歇著吧。」葉蕙低聲道。卻聽到文氏輕輕嘆了口氣，目光在這房中轉了一轉。

她順著母親的目光看去，一眼便瞧見了妝臺上大開的首飾匣子，她來到妝臺前探頭一看，居然是空的！「娘，您那副赤金石榴花的頭面呢？」腦中靈光一閃，她轉身看向母親，「是不是杜鵑？」

見母親艱難卻又堅定的點了點頭，她立刻臉色沉了下來，喚了石榴進來吩咐。

「妳替我好好陪著太太，我往前院去一趟。」

父親嚥氣那天，家裏跑了不少下人，祝伯後來將後院通往後街的角門鎖死了，凡是出入只能走前門，杜鵑若是攜了太太的細軟逃跑也定會往前院去，只是不知道還來不來得及追回？雖說那套赤金頭面重不過八兩多，可那是母親嫁進門後父親所送的第一個禮物，無價啊！

葉蕙焦急的出了文氏的正房，還不等出去，就見到院門外有道身影閃過，隨即聽到常勝的聲音——

「是姑娘嗎？小的能進來嗎？」

她正猶豫該不該叫他進來後院，常勝又道：「小的領來了一個人，姑娘一定願意見她。」

只聽院門「匡啷」一聲響，緊接著便有個身影跌跌撞撞衝進來，幾步後狼狽不堪的跌倒在地，是杜鵑！

「你進來吧！」葉蕙低聲喚常勝。說真的，她實在聽不慣他一口一個「小的」，有些人天生就不適合給人當下人當奴才使喚，常勝儘管頂著一個再小廝不過的名字，然而他渾身散發的氣質就不像，她聽得彆扭極了，找個時間真要好好糾正他。等他進來，她抬頭看向他問：「是她要逃跑，結果被你捉了？」

常勝點頭，「她說要替太太出門辦事，可小的見她那包袱有些沉，便要幫她拿，她立刻就慌了。小的奪下那包袱一瞧，裏頭不但有大錠的銀錠子，還有一副金首飾……」

葉蕙趕緊伸手制止住他，她娘已經醒了，萬一在房裏聽見，難免心頭更加難過。吩咐常勝將杜鵑帶到前院，常勝毫不憐香惜玉的一把將杜鵑拎起，別看他身子板瘦，力氣倒不小，拎著個人走也不見他費什麼力氣。

杜鵑被拎得難受，嗚嗚咽咽地哭起來。

常勝低喝道：「閉嘴！再敢出一點聲音，當心我直接把妳扔進井裏！」

葉蕙忍住笑，對他道：「二進院裏老爺的書房沒人，咱們去那裏。」若是去前院，祝伯是看著杜鵑長大的，難免替她求情。

進了書房，常勝毫不留情地將杜鵑拋下，杜鵑疼得痛呼，想爬起來，卻又被常勝冷冽的目光逼著趴伏在地。

「為什麼？」葉蕙問她，「妳為什麼要這麼做？妳六歲被賣進我們家，從十歲便來伺候太太，太太待妳一直不薄，如今也有七年了，妳難道不知道那套金頭面是太太最鍾愛的？妳為何如此狠心，連這麼一點念想兒都不給她留？」

杜鵑倔強的不吭一聲，常勝冷眼看了一會兒，冷聲道：「姑娘莫多問了，小的已經將那包袱交給祝伯，這人就賣了吧。」

葉蕙看著一點也不認錯的杜鵑，暗嘆口氣，點了點頭。

這些年來，娘其實沒放棄要給她爹納妾的心思，前兩年爹的身體還好時，娘便小心翼翼的跟他提起，不如將杜鵑開了臉給他做通房，爹卻不曾答應。

如今她爹歿了，這杜鵑定是見做姨娘無望便欲逃跑，可她為何沒跟著那些早些時候跑掉的下人一起走，偏偏等今天？

見葉蕙二話不說就同意將自己賣掉，甚至不願再問緣由，這對杜鵑來說無疑是個驚雷，慌得砰砰的磕起頭求情，「姑娘饒了奴婢吧！是奴婢鬼迷心竅，輕信了五少奶奶的話！五少奶奶上午來時偷偷尋了奴婢說話，說……說奴婢若是願意，可以帶著太太的私房去尋她，她願意叫五少爺收了奴婢……」

葉蕙聽了這話恨得牙癢癢的。這五少奶奶就是葉沖的妻子孫氏，那個娘家賣油的孫蘭花！敢情杜鵑一直都沒逃走是打上葉家別房的主意？「妳缺心眼嗎？妳的賣身契在我家，卻妄想去給五少爺做姨娘，妳怎麼就相信我一定會將妳的賣身契交給他？」

她不無痛心的又道：「若五少爺真心想收妳，來求太太也就是了，太太能說不成嗎？說不得還會送妳些陪嫁。妳倒好，處處瞞著太太，還當上了偷兒，枉費我們一直待妳千般萬般的好！」說到這裏冷下聲來，「常勝你拎著她，咱們去前院，請祝伯叫個牙婆來領她走，再給太太重新買兩個老實丫頭。」這事也不用稟報母親了，省得她為杜鵑求饒，乾脆先斬後奏。

杜鵑還欲討饒，領子卻已被常勝拎起，勒得她滿面通紅，好在這二進院走出不遠就到了前院，常勝又如之前幾次一把將她拋在院中的青磚地上，她這才得了喘息的機會。

祝伯查看了杜鵑的那個包袱，知悉了經過，冷著臉看了眼癱在地上的杜鵑，滿臉都是厭惡，葉蕙本以為他會替杜鵑求情，沒料到他下一句馬上說：「姑娘，可是要老奴去請牙婆？」

「四喜哥和發財哥不是都在家嗎，叫他們倆誰跑一趟就是了。」

祝伯便將四喜叫了出來，葉蕙吩咐道：「四喜哥告訴牙婆，帶五六個老實的、十來歲的丫頭來給我挑，若有手腳乾淨俐落的年輕媳婦也帶兩個來，能上灶的最好。」四喜立刻應聲而去。

牙婆來得很快，又因四喜說得清楚，前前後後共帶來十幾個人，有條不紊的進了客座，那牙婆滿臉堆笑上前給葉蕙施禮問安。

葉蕙觀察那些丫頭，又將看上的幾個叫出來分別問了話，沒片刻便定下四個，講好了身價銀子皆是八兩。

「老身聽方才那位小哥說，姑娘想要兩個會上灶的媳婦？」牙婆賣出去了四個小丫頭，心裏高興，臉上的笑容更加諂媚，「老身倚老賣老地說上兩句，也不知姑娘願不願意聽？」

她早就瞧見這牙婆身後的人裏，不是小丫頭就是四五十歲的婆子，根本沒有年輕的媳婦，正暗自不高興呢，聽牙婆這麼說，勉強點了點頭道：「嬤嬤妳說。」

那牙婆立刻往前走了幾步，待見得葉蕙臉上的不高興越來越濃，也不敢到她耳邊說話了，只放低聲音道：「會上灶的年輕媳婦多半是賣給鄉下土財主的，白日燒鍋燎灶，夜裏上炕……暖被，買那樣的人雖然省些銀子，可輾轉間也不知走過多少人家，最是難拿捏的，姑娘何苦來哉？」

葉蕙恍然大悟，捂著嘴笑了片刻方道：「多謝嬤嬤指點了，我也不瞞嬤嬤說，我家前些日子跑了不少下人，灶上的幾個老媽子臨走時將柴米油鹽醬醋茶全數捲跑了不說，還偷走不少碗碟，她們從前就愛喝個小酒賭個小錢，當真是叫人討厭，我還以為若是年輕的媳婦會好些呢。」

頓了頓，瞄了杜鵑一眼，「像那個要賣給嬤嬤的丫頭，也是個要逃跑的，嬤嬤過去瞧瞧她，若覺得還過得去，我就將她交給妳了，隨妳將她賣到哪裏去。」

那牙婆自打進了這客座，早就偷偷的打量了杜鵑好幾回，見這丫頭被綁得像個粽子似的，知道這一定是主家要賣的，心裏早就欣喜萬分。這丫頭長得有模有樣兒，哪個牙婆不想要這種到手就賺錢的？

「姑娘可是要將這丫頭賣死契？老身不瞞姑娘說，若您不說她是個要逃跑的，老身能給姑娘十五兩，可現在……只能給十兩了。」那牙婆一邊說一邊觀察她的神色。

葉蕙不在乎的笑了笑，「成了，就嬤嬤說的這價錢吧，我也不挑三揀四了，妳幫我選兩個能上灶的嬤嬤吧，不一定要南北大菜都做得了，只要是家常口味、手腳俐落乾淨、沒有壞毛病的便成了，只是……」她眼神精明地睇了睇那牙婆，「若到時候不像妳說的那麼好……就算我不能拿妳怎麼著，往後我們家的買賣妳也不要做了。」

那牙婆立刻選了兩個四十來歲的婆子，領到她面前五尺遠殷勤地笑道：「姑娘您瞧這兩個怎麼樣？既不像五十來歲的腿懶嘴饞，又不像年輕的潑辣刁鑽，最要緊的是，這兩個婆子既不吃酒，也不賭錢。」

葉蕙叫那兩個婆子伸出手來，再站近些讓她瞧。

見兩人都沒留指甲，指甲縫裏也乾淨，袖口衣角很是整潔，鬢角亦抵得光滑，遂點頭道：「這兩個便成，我這便請我們家的管事來，陪嬤嬤寫好契書去衙門上檔子。這裏是十兩銀子的訂金，妳先收著，等上完檔子回來再結剩餘的身價銀子。」

那牙婆雖然覺得葉蕙爽利，但也著實想不到這麼年紀輕輕的一個小姑娘，會對買

賣下人如此輕車熟路，還知道上完檔子才給全款，心服口服的笑著應了。

Crescent